

# 紅木林

• 沈 寂 •



# 紅森林

· 沈 寂 ·

大衆出版行

1947

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# 紅 森 林

著 作 人：沈

寂

發 行 人：丁

基

出 版 者：

**大眾** 出版社

上海新關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
印 刷 者：正風印刷公司

上海新關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
經 售 處：

上海福州路復興里四號  
中國圖書雜誌公司

大 明 書 局  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---

版 初 月 二 年 六 卅 國 民 華 中

---



2000冊

元

： 價 定



上 篇

原  
书  
空  
白  
页

箭似的！草海上飛馳過一匹駿馬！

四個雪蹄翻滾得撩人花眼……

大草原中，停有輛布篷馬車。一個衰弱的老頭兒凭靠了車轅，焦急地等着。聽得馬蹄聲，連忙用手蓋住眉際，向前張望。

那匹馬奔到近車身十來步遠，一躍！前路撲起丈把高；一個年輕伙兒靈活地從馬背上跳下，兩腳着地，就狠勁把韁一收，馬跌衝得四蹄亂撲。

老人急躁地喊着：

『遠了？走遠了嗎？』

立在他前面的兒子，衣衫敞開了，挺出個結實的胸膛，一起一伏喘着，向老人搖搖頭，回身指一指來路：

『不多路，他們正歇着。』

『咱們快趕上去！』說罷，老頭兒踮起脚尖，吃力地爬上車去，拋下彎頭來。

年青人一揮手接過，迅速把來套上。兩頭牲口不耐煩地在兩根轅木中踢着土。他把手在輪上

輕輕一按，霍的跳上車去，還沒着坐，就拉起鞭子，狠勁在馬背上一抽——豁！兩匹馬，八條腿撒野似的在草原上飛跑起來。

車身震盪得很利害，布篷子，被風吹得向兩邊直飄哆。爺兒倆的屁股在坐板上震得發痛，身子時時被拋在空中。老人兩手扳住了車篷骨，回頭望望車輪，担心脫了軸，他高着嗓子喊兒子趕得慢些，可是話聲被轆轤的車聲掩蓋了，一陣風吹開。兒子自顧一手緊握住轡，咬着牙，鞭尖在空中蛇樣舞着，一陣劈拍！

一雙馬，渾身冒出汗氣，豎起了鬃毛，狂奔着……  
莽莽大草原，在蹄下向後退去……

『爹爹！』鞭朝前一指：『他們！瞧！』

一片碧綠的草原上，有十來輛篷車，馬匹，數十個男女漢子，還有白花花一羣山羊，疏疏落落，似闊大的碧空中幾隻烏鴉和幾隻白鴿。漸漸近了，清晰了，看得見有人遠遠在向這面招手。馬還在狂奔，年輕的把韁擲給老人，一聲怪叫，跌下車去，一股勁兒在草海上同馬賽着跑，兩腿追過了八肢，奔到馬頭前，蹣身上去，撲在那匹駿馬的背上，把轡頭一壓，馬頭掙幾下，失敗地緩慢下來了。從那面人羣裏傳過來一片叫好聲。

他從馬背上下來，染了一身汗，衣衫透濕，氣喘地扶着轅木在一旁走，忽然把鞭子一下打到地上，呼喝一聲：『停着！』駿馬昂起頭，嘶啦啦……一聲長嘶，果然停下來了。

洪老爹走過來，讚賞地拍拍他的肩膀：

『涼哥兒，真有一手。』

受了稱讚，露出了矜持的微笑，望望圍在前面的一幫人，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活兒，有的特地從篷車裏鑽出來，他們全呆立着，望着涼哥兒——那粗野得使人迷惑的小伙子。

涼老爹在車上喊着兒子：

『野牲口！快來扶我下車！』

涼哥兒待要回身，被洪老爹一手攔住，回頭對着老友：

『不用下來，咱們也該動身了。』就轉身向着大夥兒，兩手套在嘴止，大聲喊着：

『有車的上車，有馬的坐馬——！開動囉！』

似一聲霹靂雷後起一陣驟雨，經洪老爹一喝呼，大家叫喊着，追奔着，亂闖闖地去整理各自的車馬，一會兒，疏散的隊伍又聚合起來了，車接車，拉成一條長線，羊羣被聚合了，咩咩……叫得震天響。

洪老爹笑着對涼哥兒說：

『小兄弟，把你的馬放下來騎着，幫我巡巡路，車子可由你爹管去！』說着，心急地奔開去了，一面走，一面拖長了聲音喊：

走囉！走囉！



一聲，一聲，從後面一直傳到前面去，前面第一輛篷車上駕車的一聲喊，鞭一揚，動了，一輛動了，第二輛動了，全動了，馬蹄聲，車轆聲，嘈亂地在草海上散發着，一隊篷車的行列，在灰塵中，冉冉地向前伸去……

太陽散發着煦和的光，普照草原，在草尖上點染了一派金色，風來時，草動了，閃閃爍爍，似一片金色的海在泛濫……

車輪滾過處，深留下兩長列平行的車轍，漸漸加長……

涼哥兒跨着馬，威武地騎過來，騎過去。經過第五輛時，被洪老爹喚住了：

『小兄弟，不用太勤勞，歇歇吧。』

年輕人介意地笑笑：

『沒什麼。』

『今天你們這末晚！大夥兒等了好久。』

『全是爹，』他把鞭子朝後一舉：『我大爺兒個跟他說定的，叫他這次看管管家，別走遠地了，今兒個早晌他一下子又變了主意，我說了好一會，也扭不過他。等咱們趕到白茅山地，已不見了你們的影兒，他叫我先來看看你們，要不遠，咱們就趕來，合夥兒走倒底可以胆大些。』

洪老爹戟起指頭叱責：

『你倒是，你爹祇有你一個後，自然放不下心，你倒還冤他！』順手將鞭子朝馬背上一抽。

涼哥兒愛撫地用手指梳梳坐騎的鬃毛：

『我不是冤他，我看他老人家身子單薄，怕受不起朝簸，路又這末遠……』瞭望地朝前看。

洪老爹提起木瓜甌來送到口裏，喝一口酒，嘖着嘴，感傷地嘆口氣：

『說起來，咱們生養在這地的人才命苦！窮地方！出產不夠餬一家口。偏生前面還橫屍樣擱着這末個大草原，販貨出去，總得遠巴巴走上幾天……』

『老爹，這兒去周家集有多遠？』

嘴一披：『誰知道！加緊步子，五天可以到了吧！』

馬蹄撲着草原，草原上面響出蹄聲：『撲、撲、撲……』很悶沉的，似從草原底下發着聲。車輪噤噤咕咕的聽得人發煩。

老人亂揮着韁，嘴裏喔嚇喔嚇吆喝着，趕着牲口，『涼哥兒，這次你帶了些什末？』

『爹！還替太公公帶了幾件古器。』

嘆了口氣：『太公公更是命苦，出落得又大又長的兒子給土匪亂槍打死！』

『聽說，他那一次也是去周家集？』

『唔。』老人沉默半晌，『所以哪，剛才在白茅山地不見你來，我真担着心。我是頭子，路上有點麼兒的，我可担受不住。』他又把鞭指指那面趕着羊羣的兩個騎馬者：『他們大山父子倆

又祇顧自個兒，今晌有了你，哼！』拇指一翹，『有名的一身好馬！有名的一手好槍！我可放下了顆心。』

涼哥兒謙虛地搖搖頭，笑笑。

忽然洪老爹像受了一針，跳起來：

『喂，涼哥兒，你帶着沒有？』拍拍腰部。

那個不懂，向自己腰部看一眼，張大了嘴：

『什麼？』

『槍！』

笑了起來，點點頭。涼哥兒從身後拔出支駁亮來，嬉耍地把槍柄上的金黃流蘇，打着圈兒，一面得意地自言着：

『一氣能發九下哩！』

洪老爹要拿過來看看，才出口說了半句，前面忽然有一頭牲口在嘶叫起來，亂跳着。

涼哥兒插上槍，兩腿一夾，刷啦啦向前馳去。

是第三輛出了事。馬撒野着，掙扎着，想跳出車轅來似的踢着腿。他竄上兩步，揮起鞭子，在那匹馬前，豁！豁！豁！虛抽三鞭，不見用，又立刻收回來，把鞭尖打個圈，很靈巧地去套住了馬嘴，一收，馬倒退幾步，停住了。

他額上微微沁出了汗珠，彎起袖子抹拭着，無意地向那車上看一眼——兩眼一亮！

一個女孩子。圓圓的蘋果臉，一塊粉紅的布把頭髮包住，越發顯得可愛，皮膚略黑，可黑得俏，一對秀麗如水的眼睛，驚愕地望着他，鼻子下一張迷人的小嘴。見涼哥兒替自己收住了馬，見他又癡樣地望住她，就骨的把頭扭回，謝也不謝一聲，還生氣地沉下了臉。把胸脯一挺，高舉了鞭子做出狠勁抽下去的樣子。

『喂！』一大聲呼喝！

她愛理不理地斜過去看一眼，只見那男子向她做個手勢，向她說：

『別這樣！不能太重！』

她憎厭地給他一個白眼，不去看他，依舊向馬頭狠勁一鞭。

馬痛得一仰頭，直向前竄。

涼哥兒來不及收回套在那馬嘴上的鞭，一失勁，被他拖前去好幾步，險些衝跌下馬去，他連快一鬆手，把那鞭收回來。心中不由發怒，開口要罵。可是車子早過遠了。他夾着腿追上去，把鞭子舉到那女孩子的臉前：

『喂！你怎麼這樣不講理，我是好心，你反而施這一着，喂，你是那一家的人？』

那個女孩子一股勁兒沉着臉，自顧鞭着馬，披披小嘴，理也不理他，還一次一次斜過眼去向他翻白眼。

涼哥兒冒出火來，大喊：

『喂！你是個啞巴，還是生了啞瘋病？』

她咬一咬牙，故意在馬頭上抽一鞭，馬痛得嘶叫起來。她開口大罵：

『畜牲，你吼什麼！畜牲！』

豁——又一鞭子！

涼哥兒憋了一肚子氣，咒一聲，氣吼吼地走開了，可又被她的姿色引誘着，他捨不得地在她篷車前後盤旋。貪饞地望望那嬌美的臉蛋兒，那苗條的身軀，她只狠狠對他瞪着眼。還在他身後『呸』的吐一口涎水。

他回頭來看。

她又猛的一鞭子，借口罵着馬：

『畜牲，還不快走！你找你娘？』

涼哥兒一口氣塞上來，掉過馬頭就走。還聽得她在後面大聲冷笑。

他回到洪老爹車側，垂下頭，喪氣地一旁拽着韁。

洪老爹放下木瓜壺，向他問：

『那一輛？』

『第三輛。』

太陽正中曬炙着。馬身淌下汗來，唬唬的打着鼻氣。

那邊的羊羣忽然散開了，四面衝逃着。鍾家父子倆的兩匹馬蜻蜓似的一忽兒東，一忽兒西，盤旋着，追逐着。

涼哥兒默不作聲，心中暗暗希望洪老爹問下去，或說出來，可是那老人祇自顧喝酒，他終於忍不住：

『老爹！』

老人聽得喊，從木瓜壺的口子上騰出嘴來，對那個霎霎眼：

『唔？』

『第三輛是誰的車？』

『是鍾大山家的。第二輛也是。』

『不是吧，趕車的是個女孩子嘛！』

老人一下子看透了對方的心意似的，笑起來。

涼哥兒被他笑得莫名其妙。

『你，你，嘻嘻嘻嘻……』他笑得把木瓜壺也丟了，眯着紅絲眼睛，『是不是看中了那娘兒？』

『老爹真是！』涼哥兒假裝生氣地皺一皺眉尖，『說正經的，我爲了這娘兒……』

『這娘兒真俊，不是？』

『她真凶！一點也不講理！』

『怎麼？你吃了她虧？』

『哼！』

『這女娃子也太野了，難怪小山要說她像一頭豹，碰她不得！』

『她是小山的什末人？』

『表妹。』

『我怎麼從來沒見過？』

老人抽下一鞭，掙韁的手酸了，套進肘裏去：

『我也頭次見。聽說她的娘剛死。』

『爹呢？』

『早死了。』

『她今後跟他舅父過了？』

『不是。聽說她娘斷氣的時候把她托給大山，要他帶到周家集去——』

『去周家集？』

『唔，把她送到夫家去。』

涼哥兒沉默了，半晌，又淡淡地問一句：

『他夫家在周家集？』

老人把脚一蹬：

『啊！我不是說過了嗎？把她送到周家集！把她送到夫家去！你怎麼一下子「鈍」得這樣？』

涼哥兒碰了釘子，就沉默下來。

洪老爹忽然斜着眼珠，瞧着馬上的年青人：

『小兄弟，你心裏捨不得？』

那個一嘟嘴：

『老爹真是！』

『我真是？你倒「真是」呢！小兄弟，我告你說，這種野女娃子你別惹她，她好起來像一條蛇，繞住你，迷住你，敲攪得你失魂落魄，什末也不想做，一待她發狠起來。就像一頭豹，狠心恣恣地亂咬亂嚙，把你的命也會害掉！』

年輕人搖搖頭：

『我可……』

忽然，啊！啊！——那邊傳來喊聲。



兩顆頭立刻劃過去，只見前面奔着一頭羊，小山騎着馬急追着，眼見追到了，一等下馬去捉，又被骨碌逃走，越跑越遠，他追得氣喘，發急地叫着父親。

涼哥兒一拉韁，嗖的！縱馬出去，幫着去追那隻白羊。……

大家把眼隨着他——

只見他漸漸追近那隻山羊，更近了，追上了，他的馬輕輕在羊身旁擦過，只聽得咩咩……一陣急叫，羊不見了，他朝前衝幾步，撥回馬頭，那白色的動物已在他懷抱中掙扎着。

小山抱着拳向他感謝，大山也老遠的對他翹翹拇指，說：

『涼哥兒，麻煩你，把牠繫到車上去吧！』

他一手抱羊，一手握韁——鞭子用牙齒咬住——夾夾腿，走到第三輛車傍去，那女孩子敵視地看他一眼，悶聲不響，把條繩往地上一拋。涼哥兒忍着，把腰灘下去拾……

乘當兒，那女孩子向他看一眼，抿住嘴要笑。

涼哥兒拾起繩，眼珠在她臉上掠過，她立刻把臉沉下來。

他把繩索的一端結在車檔上，另一端把羊的頸項一繫，喝一聲，把牠拋了下去。

拍掉兩手的灰塵，含笑地指着羊罵，眼珠溜着女孩子：

『哼！任你狠得像頭豹，在我涼哥手裏：你還是條小羊！』

豁！一陣辣痛，涼哥肩上了一鞭，他猛的抬起頭，怒目大喊：